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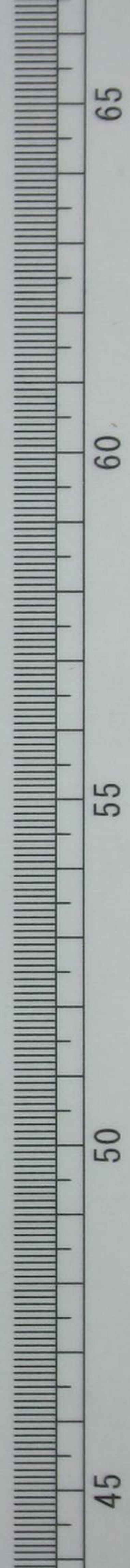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117

袁隨園

八  
終

|       |
|-------|
| 柳田文庫  |
| 文庫11  |
| D 225 |
| 7     |



文庫 11  
D 225  
7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十四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桐鄉嚴師言禮堂參訂

隨園文鈔目錄

原士

儉戒

嚴蔽

答金震方問律例書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與吳令論罰鍰書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

答彭尺木進士書

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與程戴園書

清端公傳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十四 隨園文鈔目錄

江



010190556935

書魯亮儕

書馬僧

徵士程綿莊墓誌銘

高母丁太恭人墓誌銘

文和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祭妹文

所好軒記

散書後記

峽江寺飛泉亭記

幽光集序

聞茗崖竹洲詩鈔序

再書封建論後

書板子天說後

魯爾論

駁侯朝宗于謙論

書隨園文鈔目錄後

嚴子禮堂曰偶見馬氏俊良隨園文錄內有岳鍾瑛傳

錯在二葉後

後

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為也為公卿大夫又如此其  
 不難也於見才僅任農工商者為士矣或且不堪農工  
 商者亦為士矣既為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安  
 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妬造  
 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為天下  
 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  
 士非士者襍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  
 是。在。更。定。章。是。仍。用。公。說。乃。其。也。  
 廣索之而取之天之才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  
 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  
 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

進者既進之以為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

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貢乃

愈遺。然則詩歌濟七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

艷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如祁堯之多福多壽多男

子。以福壽異子皆不易得故也。使盡人而可得亦奚以

視為子閔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儉戒

儉戒

某尚書撫浙以儉率下。過三元坊見圻者妻紅襖襦簪

花立而目公公命將某婦詣轅前。駟擁之去。圻者故新

隨園文鈔

原士

劉子論名論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后有士。農登谷

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

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尚志。志之

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

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

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為。惟其將為公卿

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

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江

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

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

又有種郊稷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

為也為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

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

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

當也后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

士者又寬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

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

以為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

甚奇殆非近人所能余曰隨園之文才思至涌華陣沉

雄其透開奇翫道人所未嘗道開拓方古之心胸堆倒

一世之豪傑殆庶幾焉炭子曰于古人法度何如曰隨

園固以才勝而亦非未始無法者蓋其提頓呼應離合

斷續之間頗有條理病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好引僻

書喜用奇字易曰文明以止詩曰其風肆好書曰辭尚

體要與夫韓子所謂文從字順醇而后肆柳了所謂參

之太史以著其潔者均似有間也嗚呼以絕世之才絕

世之文而坐此缺陷遂未克與韓蘇歐曾並駕而齊驅

以標古文之正軌此好亭深思之士所為撫卷沉吟

國朝士四家文少

卷二十四 隨園目錄

二

嗟嘆息而不能釋於懷者也。余舊錄隨園文五十有篇，炭子伏之，得二十七篇。

叢談 武康高孝廉文照曰：數十年來古文當推隨園爲第一。嚴秀才師言曰：我朝文集法度謹嚴，邊幅修

整，不乏其人。若夫海滿地負，風起雲飛，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可稱曠世文豪者，惟寧都雪苑穆堂隨園四人。

丁秀才子復曰：董仲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夫不能不變者，人心之好尚也。好尚既變，則文亦不得不從而變矣。於此而又欲有以變之，則仍視乎其所不變者而已。錄隨園老人文極文章之變也，而不變者亦在是矣。

娶也。號泣從之，伺轅三日，探刺不得信，乃棄其屋，并其妻之星，得二十金，賄中軍，中軍爲之請。公笑曰：吾幾忘引婦之中庭，而高呼夫人，婦慳視俄而有蓬首持畚衣七纓之布，從甕觚來者，曰：此夫人也。已公立婦而訓之，曰：夫人封一品，服飾如是，汝家圯者，而若是華粧，行見饑寒之將至矣。吾召汝者，以身立教，俾語而夫知也。飯脫粟而遣之，婦曰：已無家矣，乃自經死。袁子曰：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爲凶德。藜蟲食苦而甘，彼自甘之，与人無與也。必欲率天下人而爲藜蟲，悖矣。尙書急表已之儉，故并戟轅之尊，且炭而亦忘之，有所矜乎此者，必江

國朝十四卷之三十四  
所蔽乎彼也。故曰克己之謂仁。

嚴蔽

某大府御下辰巡鳳陽。奚奴召謳者侑飲。事寔谷甘。幾意以警衆也。嗣后每巡羣奴挾妓而博。強索州縣。箕坐大嗽。大府竟不聞。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漁者謹提其綱而網疎焉。故常得巨魚。或捉撈於鯁蝦間。則吞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斃卽一人死。有所不忍。則專務爲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寧爲其大。以自溢於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盜甚。然則上之戾。將禁惡也。而乃生惡。慮失入也。而反失出。豈非有所蔽歟。既蔽之。將并其戾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斃。此御下者之法也。匪重匪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

答金震問律例書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黜罰麗事。採訪殷七。趨庭時。年幼玩所存錄。但畧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爲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度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江

在疎節濶目使人比引之餘時七得其意於言外蓋  
 之情偽万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為張  
 說大法使后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為如  
 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数万條成例待数万人行  
 事而即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  
 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為万三千盜賊蠶起大抵昇平  
 時綱舉而網疎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  
 如反乖政体蓋律者万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万  
 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於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

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狙於愛憎  
 於倉卒難據為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  
 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若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  
 彼物以肖此物按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  
 之虞乎律固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  
 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聽強之官不能省記一  
 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  
 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  
 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為  
 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嘆且東江  
 國朝士四家文抄卷二十四



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后世之人君任事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夫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允出人之悞若周穆王所冒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冒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爲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於左伏候採擇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嘗聞天子有諍臣而不聞督撫有諍吏者何也蓋忤天子旨天子卽以忤旨罪之雖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共知好名之士或優爲之忤督撫意督撫不能以忤

意罪之必撻別事方登白簡且得罪而所以被罪之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亦不肯爲况以明公之威重視天下才若踞秦岱而臨邱陵較諍尋常督撫更有難焉參枚一乞病吏耳公獨勤乞咨詢豈兼知其難而欲聞所未聞耶伏見公撫甘肅時天子命公提兵勦邊公毅然不動封還詔書卒至邊民大安此公之以識量抗天子也鄂西林當國人多目瞞之公以一總兵官獨不爲屈此公之以氣節抗宰相也夫公之識量氣節可以抗天子宰相而人之進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日以已之所能者望天下也然則公率江

南三年矣未嘗鷹鷂毛擊而民怨未嘗彈劾貶竄而官  
 愁未嘗偏聽喜事而武弁放紛未嘗鬻獄賣爵而幕府  
 受誘是誠何故哉夫本先愛民憂國之心而悖於行  
 以傳於此名者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實有愛民憂國之  
 心而忘其流弊以傳於此名者事之立可改移而豪傑  
 旁觀之所深惜者也竊以為公之度可以得小人不可  
 以得君子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士公之察  
 事明於遠而暗於近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是數  
 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賞罰先王治世之大權也先王  
 有治世之大權足以制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要之

筭簣酒醴以文之委曲繁重若是者何哉孔子曰賢者  
 避色孟子曰禮貌衰則去之古之君子雖君父前尚爭  
 化區匕者以為垂其身而後道可行也况同食天祿同  
 供天位者乎夫南而而臨能薦人能劾人此天子之所  
 托於督撫者也若夫剔剔之奴叱之斜睨而唾涕之此  
 非天子所托於督撫者在公以為不輕劾一官不輕  
 誅一吏惟於声音笑貌故為峻厲使人憚而不敢為非  
 殊不知彼小人耶劾之非刻而辱之何足以為懲彼君  
 子耶薦之非恩而慢之徒足以為怪天下固有受千金  
 而不感得一言而馳驅者又有見微色而深恥受刑罰

而恬然者人之不齊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故先王以  
 貌待君子以爵賞勵中才以刑戮加小人猶懼勿給也  
 明公乃欲以區區之聲色取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  
 例陶鑄之先推之於廉恥以外而後置之於腹心以內  
 不已過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車厨侍之飾僚寀入謁磬  
 折趨拜之為皆吏爭之末節大吏須知滅獲之能事也人之精神  
 必無兩用吏委訣惻惻無華者必不能供張備備奔走捷給者  
 必不能愷悌宜民公之獎許往往在彼而不在此故曰  
 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也公治西川又治甘肅皆  
 盡地也皆夷相難機貴神速故耳目宜周下將校繼

悉必報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無所用之明公偵事委  
 之武弁武弁受委託之兵丁此輩不知是非實固有賞  
 虛亦無異朝暉一投暮符立下東馳西突所在驛騷在  
 公以為仍付有司鞫訊然後裁之以法當無顧忌不知  
 督撫之威有雷霆萬鈞之勢從空而下說詳拘解逐層  
 核鞫或深明無罪立釋由憲領繫而被訪之人已棄產破  
 家而不可救万一委訊官人本傾危以有事為榮以深  
 文為技妄控揣公意張口輒曰大人詢察寧有誤哉其  
 幕府亦曰幾十事九虛亦須坐實一二為制府光顏在  
 公澄剔之苦心為小人迎合之捷徑豈不可惜夫州縣

國朝廿四家文鈔卷二十四廣園

屈法有公可申危言極論也。公屈法誰北走長安以申訴乎。

而兵丁者習慣於刺探經營於恫喝勢必相引為曹挾持

有司文武交惡。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愾。又曰無易由

言言不可逝矣。言誤聽詭隨之言政令一發便不可挽

故曰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也。遠莫遠於

僚案之家廷近莫近於明公之左右。今屬史床第詭詐

公能知之。文牒宣揚及至衙前之散從養馬之健兒認

詞不法而公不知所過。州縣掉罄叫呼在公不過一榻

之安一飯之適真在此而乘高勢而為邪者如雲而起。易稱威

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自治貴嚴也。今反其道而為之

故曰公之察事明於遠而暗於近也。主上南巡所治

橋梁山川原許開除正俱何必門徵戶罰况詔書重

疊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以為心知微旨君行制而

臣行意非所以待堯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

之心故一大剝之不知忠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

可以威力取也。然而望君之來江南人心未必不如

公公正不妨鼓舞以成其美。今聞紳士設絲棚經壇公

聽之可止之亦可乃嚴拘為首將置之法及紳士懼而

星散又大逆公意而牽持洵洵公之心以為彼紳士者

當緦載而來為有司者當拒絕而去。陰用其費而陽不

受其名然後 天子不知而其道兩便也然紳士既欲  
 獻媚於 天子必不肯捐費於無名之地 天子倘不  
 肯累百姓又豈肯加罪於獻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也  
 彼納手坐而禍至醜錢効忠而禍又至進退偃偃其能  
 無怨乎古人先庚先甲革言三就皆所以帥民趨事也  
 公於迎鑿大典而無匪怒伊教之思故曰公之敬君知  
 其小而忘其大也以上四者皆公之過而無人敢言者  
 也。枚之意公當行者蓋不在是焉其一日遵定制以肅  
 官方夫屬吏見督撫會典甚明府以上法不當跪道州  
 縣以上法不當自唱名先王制州縣卑其職而不卑其

至。以。大。史。指。有。

隨、東。隨。提。

言。

礼者何也卑其職所以使民親也不卑其禮所以防民  
 輕也公何不体此意敬士尊賢其不法者劾之不使跪  
 拜營求而得免曰爾固得罪於天子百姓也非得罪於  
 我也其賢者薦之亦不使感恩曰爾固有益於天子百  
 姓也非有益於我也如是則正人出人才得矣其一日  
 總大綱以扶正体朝廷官職各有攸司丞尉之權累不  
 可侵州縣之權府不可侵苟非其人寧劾去之官累冗  
 寧奏裁之礼尊不親小事卑不施大功今率牛犇博之  
 事動煩公訪過矣枚聞雷霆之威不輕擊人然一旦虺  
 虺而下未有能跪而求免者公之訪漕也檄張七縣及

其終也不劾一官使七縣不當訪而訪為失明矣當劾而不劾為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蒿火之暴怒而無繼也占者曰是公之用詐也公明知七縣漕政之不善而利其多費以辨供張恐其不喻意也故威脅之又恐御史之糾之也故先為訪案以待奏對地步非真欲剔其姦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跡固已如是可不戒哉其一曰遠僉王以停羅織夫官之爭名猶商之爭利也善為商者不居奇貨則物價不騰人心亦靜不善為商者挾奇邪譎觚以來則街巷聚觀矣公一則曰振作再則曰降利于是任位者草不嚴乎如有急色兩祛高蹶而

張之曰某賦功某屬役某熏一豪某速一訟及考其實雖尋常簿書尚茫然也要知事果當為君子雖日行數百端必不肯煩稱於上以炫其才今之事未行而言先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後可藉端求見或見然後有言可陳有言可陳然後有恩可冀其同寅僚友往往互相攻發以求見悅于公而代其位又憚公之明而難欺也故司馬謀太守之位必假別駕以擠之縣丞謀州縣之位必假簿尉以擠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然公之不疑而去其一用其一則固已墮其術中而不悟公亦知樹荆棘者徒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飲其甘乎舉錯

之謂故宜慎也其一曰去權術而歸至誠公之盱衡厲  
 色兩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從來  
 英明之君惡人沽名尤惡人立黨主上之英明冠百  
 代者也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時為率作興事  
 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誚我罵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  
 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鎮從不以寒暄相接使  
 人人形目相視齊其口都無好語則我之絕攀援而無  
 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難免彈射而一托之招怨有素  
 使天子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  
 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寧足相掛竿耶愈毀之乃益所以

深譽之久而人人知其欺之無益則亦不復有以蜚語  
 上聞者矣公數十年來得主之專未必不由於此古大  
 臣則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道以古大聖明之進規之不可則不與人為同亦不與人為  
 異周官註所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者公何不勉而進  
 焉伏念公官官保尙書子作監司年屆六旬天子之  
 恩可為極矣人臣之榮可為至矣自此以往雖爵上公  
 加袞服於公亦何加增哉惟願公聲名流千萬歲揖讓  
 於古大臣間而不以挾術固寵自足則於枚所傾盡陳  
 說者或不無采取焉死罪死罪

非逆詐億不信非許以為直說大人則藐之一片丹

悅可師可佩。不無過於尖利處，稍加渾涵為高。

與吳令論罰緩書

漢張敞以三輔穀貴，請民入粟贖罪，蕭望之等以為粟可贖罪，是貧富異情，而法不一也。爭之甚力，考其時張敞寬民罪以活民，非取民財以利己。然望之以為事當權其輕重，不宜以苟且計損萬世法。今聞足下治吳郡，凡富人有過，輒煨煉拘繫之，逼令出家財佐公費。一日之間，凡六七輩，此大不可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古之聖賢求貧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貧，不知富

民者貧民之母也。其能施與者，無論矣。縱然綽騷奢，未嘗不病於己而利於民也。彼綺縠食珍羞而鬻販者，利婚喪，借侈好歌舞，博奕而方外雜技，與肩摩背負者，利今使之畏首畏尾，動觸械穿，富民累貧，民傷矣。說者曰：為富不仁，熾者傲上，致其罪罰，其錢足以儆之。夫為富不仁，陽貨為作吏者言之也，非為百姓言之也。我不取之，何以知其吝？我不接之，何以知其傲乎？誠有罪焉，是富人之恃財而為惡也。恃財者使之百萬，其才而莫贖，然後天下之為富者懼，若以財肆復以財免，小富之人或便其性命，大富之人未損其毫毛，設有狡獪豪猾，捐



一二年相為罰費便可恣縱無所不至是罰錢非禁惡也乃助惡也謝安曰陶公雖用法恒得法外意不知公之器法外當是何意今夫貪吏之取財也避其實朋賂箠指其羞惡之心猶然存也能吏之行罰也明目張膽持籌而算之其羞惡之心淡然忘矣彼富人者明知其意不在罪也一有風聞便賣貨鬻產治具而待匍匐棘棰不辨其罪之有無而但訴其家之有無勒增丐減形同賈販旁觀之十心竊鄙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官則胥吏強索在鄉則無賴詐取自上下下相緣為姦而况所罰者大半不出於告發而出於訪聞於

是鈞鉅者誣陷者設局而羅織者朝稟乍入暮符已下官為誣也吏更為任証所罰無幾而徒使中飽之人雲翔而四布荆棘滿眼殊覺寒心或曰罰錢非入已也置之公所充公用耳審是則足下之為此尤拙矣夫君子之廉為潔已也小人之貪為肥已也今足下故入人罪以取利其不為君子也明矣復不蒙存之而以公同官是汚已而肥人既為君子所悲重為小人所笑足下又何樂乎此或曰此大府意也故不得不爾是更不然繩愆糾謬方稱賢僚大府果有罰錢之明文君子尚宜抗詞而爭今絕無明文而以為不師其令而師其意一旦敗

國朝七四家文金卷三十四

露爲 上所知 恐大府今日借君以集事 未必異日不  
勅君以解謗 明者不可不察也 故再拜

答門生王禮折問作合書

書來問作合之道甚動且擊僕老矣隱空山十年向所  
行爲不復省記然凝頰病馬久不知鞍轡爲何物或放  
而前之俾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未之或  
先也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天之生才敏鈍各  
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 出  
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  
而使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

效且與才無性閱者爲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可  
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  
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  
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  
而勿爲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爲所用奈何曰通之而  
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  
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  
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能爲且夫用  
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  
百姓戚友果然何所不可如共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

百姓戚友果然何所不可如共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

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眾，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即令某甲喚某乙，寧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即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馘置其輔，輔即胥吏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既無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相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太使之舞文病百姓

若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役之權在泰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所云何，不知其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役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奢濶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吾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

國朝士回文少

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  
 為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  
 之俛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  
 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  
 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胥役  
 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臧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  
 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  
 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康誥曰要  
 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  
 怒轉開鍵者胥稟也有派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核檢

有窮人者供詞也有暗圍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  
 吾一切日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  
 之而得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  
 卷撤彼胥吏何權焉於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  
 勤也於前所云十日速結之下不人方為之中然亦為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  
 嚴飭至內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天弱子鄉民村戶仁者之  
 不遠百里而來榮汝之糧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  
 不為之結於浹日之內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清刑罰  
 清之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臯陶曰罪疑惟輕  
 言罪之疑者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

省察之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尙何懼哉。以此午痕痂而逞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屨民加細。荆而呼號不勝。何事於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練之餘。當巨梃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笞亦宜寬省。以酒其既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於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四十耶。乃凜凜乎懼心生。而恩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不非炫才也。

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其見也。勿輕置人於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祿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提擗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自有成見而悞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句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錮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鍊於胥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墨。圍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於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國朝刑部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聽訟先求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即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頰不投於明鏡是也然而一閱之獄情偽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情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才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谷也對簿之民宜分為六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威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賊之可裁也觀南史傅琰之斷獄而知囚器之難據也天性之親粲而不殊雖以父訴子亦使自答否則傷慈愛矣墮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風霜

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  
錢穀役侵者多民負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  
民錢舊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負多者召花戶而欲  
見之吾未見真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酒則細刊  
科則昭示鄉氓防重耗則突取衡平辜較一二潛無抑  
勤則浮取皆恩糶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  
撫字也百姓之上尙有紳士凡今之閉門塞竇而不見  
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於一邑中有鄉先生鄉大  
夫歲腊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也首竿牘之嫌乎  
作吏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資士大夫不特天閣下

情亦自覺其不雅記有之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首縉  
紳卽所以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  
以無失黨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  
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爲政在外尤  
須爲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衆善集心周於庶  
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於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  
也大府一過而廉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  
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饑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  
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  
靡不自知者廉之真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

而呵史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爲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問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真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通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語語法良意美言言玉律金科爲令者當手書一通揭諸座右常目在之庶有豸乎

答彭尺木進士書

來書教以禪學引文文山詩語云云似乎文山不遇楚黃道人便不能了生死者僕不以爲然古豪傑視死如歸不勝屈指倘必待禪悟而後能死節則佛未入中國時當無龍逢比干居士之意以爲必通禪而后能了生死耳殊不知從古來不能了生死者莫如禪夫有生有死天之道也養生送死入之道也今捨其人道之可知而求諸天道之不可知以爲生本無生死本無死又以爲生有所來死有所往此皆由於貪生畏死之一念繫結於曾而不釋夫然後畫餅指梅故反其詞以自解此洪鑪躍冶莊子所謂不祥之金也其於生死之道了乎吾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當時聖人若逆知後之人必有借生死以惑世者故於子路之間萌芽初



發而逆折之來書云。生死去來不可置之度外。尤謬。天下事有不可不置之度內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也。有不可不置之度外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若以度外之事而度內求之。是卽出位之恩。妄之至也。雖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使佛果能出死入生。僕亦何妨。援儒人墨。而無如二千年來。凡所謂佛者。率皆支離誕幻。如捕風。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禱之而不應。如來釋迦與夏畦之庸鬼。同一虛無。有與端之虛名。無異。端之實效。以故智者不爲也。試思居士秦借二十年。自謂深於彼法者矣。然而知生之所由來。能不生乎。知死之所由去。能不死乎。如僕者。自暴自棄。甘心爲門外人矣。然而不知生之所由來。便不生乎。不知死之所由去。便速死乎。生死去來。知之者。與不知者。無以異也。蓋亦聽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而已矣。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乾坤有時而生死也。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陵谷有時而來去也。生死去來。天地不能自主。而況於人。居士寧靜之慾。有作聖基。借於生死之際。未免有已之見存。致爲禪氏所誘。有所慕於彼者。無所得於此故也。獨不見孟子之論生死乎。曰。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陶潛之論生死乎。曰。浮沉大化中。不戀

亦不懼。士君子縱不能學孟子，亦當法淵明名教中境。本廓然奚心哉，而他適。昔曹操聘虞翻，翻笑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賊汚人耶？居士招我之意，有類孟德，故敢誦仲翔之語以奉謝。

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前書言一身之生死，覆書變而爲一念之生死，如被迫者捕東竄西，急則推墮沈洋中。佛書伎倆，大概爾爾。所云生死者，一念之積也。今之徵聲逐色者是也。必窮極之，至於無思無爲，而聖人之下學上達，卽在於是。是尤惑之大者，不可不辨。人生之所以異於死者，以其有聲

有色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以其有思有爲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其所視所聽可知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見義不爲無勇。其有思有爲，又可知也。居士必欲屏聲色絕思爲是生也，而以死自居。人也而以木石自待也。雖然，居士其果能未死而死，非木石而木石乎？夫槁木死灰，不自知其爲槁爲死也，以其爲灰爲木故也。人則何能哉？以。身。陷。肩。透。快。絕。倫。自覺其爲死灰，便非死灰矣。自覺其爲槁木，便非槁木矣。而其似死非死，求槁不槁之心，終日淫鬱，強制而不能自禁，則方寸中乍水乍火，天之僂民莫大於是。周孔之教，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學射

御習弦歌。不一日放廢其心。是以多學而識。下學也。一以貫之。則上達矣。強恕而行。下學也。從心所欲。則上達矣。下學上達。未有捨倫常日用而高談元妙者。宋儒先學佛。後學儒。乃有教人瞑目靜坐。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皆隱染禪宗。不可爲典要。居士道僕未能寡欲。未能立大體。且緩爲儒釋之爭。嘻過矣。夫論天下之是非者。不計其人之賢否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孔孟此言。專爲中人說法。大爲之防。猶之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必待孔子而後絕異端。必得孟子而後距楊墨。

則一聖一賢。孤鳴嚶嚶。無父無君之教。將充衢塞路。而人無是非之心。亦不得謂之人矣。今有禁人食野葛者。或且訾之曰。汝未啖八珍。而何禁我爲。有笑人衣棘刺者。或且訾之曰。汝未衣狐貉。而何笑我爲。夫八珍非不當食。狐貉非不當衣也。而野葛之不當食。與棘刺之不當衣。更有甚於八珍狐貉之當食當衣也。則盍聽其忠言。而且緩其反擊也。且寡欲之說。亦難泥論。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未嘗非飲食之欲也。而不得謂孔子爲飲食之人也。文王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未嘗非男女之欲也。而不得謂文王爲不養大體之人也。何也。人欲當

處。即是天埋素其位而行如其分而止。聖賢教人不過如是。若夫想西方之樂。希釋梵之位。居功德之名。免二途之苦。是則欲之大者。較之飲食男女。尤為貪妄。僕願居士之寡之也。居士又以生死之際。不戀不懼。諄諄相勉。所見尤非張楚金唐之逆賊也。臨斬謳歌。趙鼎宋之忠臣也。貶嶺南。凄然出涕。子之所慎。齋戰疾。曾子臨深履薄。懼莫甚焉。前誦陶潛之語。奉答者。因居士借生死相恫喝。故引而破之。而非敢以為理之至足者也。鴻鵠高飛而羅者。猶視于藪澤。悲夫。至於由求實在。曾點之上。有論語解四篇。地日寄覽。

答友人語文第二書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忽忽少暇。入春來。歸妹於揚州。筮日。膏壻。勞不可支。比來稍閒。敢白所懷。以諍足下。竊謂足下之為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為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沒而襍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

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于時。今百家回冗，又復作時  
 藝。其科名如康崑崙、嵒、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  
 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慎取之，猶慮勿暇，而乃徂  
 於麗襍，以自淆過矣。蓋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  
 愈多，文愈不古。商書渾渾爾，夏書噩噩爾，作詩者不知  
 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勝，屈宋以詞  
 賦勝，莊列以論辨勝，賈董以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  
 不肯合數家為一家，以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  
 其才力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  
 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以禮

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通禪  
 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也。偶有所雜，  
 其弊立見。而况其下焉者乎？今將登駱壇，樹旂幟，名海  
 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震耀乎口耳。此非煩  
 稱博引不可也。郎鄆淳之見東阿王，李鏞之遇梁武帝，  
 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閉戶覃思，不蹈襲  
 前人一字，而卓然為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  
 擅鹽筴名，居淮南之四衝，四方之士于于焉來請謁者，  
 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蟲魚箋註，或陰  
 陽星歷醫卜，日呈其技於左右，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

幾。惜。乎。為。酬。應。而。又。以。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咻。染。不。覺。耳。目。心。胸。常。欲。觀。五。都。而。游。武。庫。然。藉。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談。論。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曰。名。士。名。士。則。可。也。竟。從。此。以。求。古。文。之。而。拒。專。門。者。之。諫。則。不。可。也。足。下。之。答。綿。莊。曰。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不。足。學。此。又。誤。也。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羽。檄。用。枚。臯。文。章。家。各。適。其。用。若。以。經。世。而。論。則。紙。上。陳。言。均。為。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賓。於。四。門。納。於。大。麓。非。其。駢。焉。昔。乎。易。曰。潛。龍。勿。用。此。散。也。而。體。仁。足。以。長。人。嘉。會。

足以合禮非其駢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為有用而駢

者為無用也足下云云蓋震於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

此論夫足

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

立法窮則變變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漓一二文

人不得不以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曼已甚豪

論

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必捩氣運以中興之徐庾韓

柳亦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

難故鏤肝銖腎為奧博無涯或一兩字為句或數十

字為句拘之鍊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

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誤於不善學者而一瀉

深。于。甘。苦。之。言。

無餘。蓋其詞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之無物。亦足支持句讀。吾常謂韓柳爲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時有六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爲也。惟其不屑爲。亦復不能爲。而古文之道終焉。且賢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爲閔。古之聖人。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以至贊周易修春秋。豈皆沾沾自喜哉。時至者爲之耳。若欲冒天下難成之功。必將爲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人不朽之書。必將召崔浩刊史之災。熙寧僞學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而於此有人焉。褒衣大袿。猶

以孟軻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夫物相雜。謂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爲貴。將使天地之六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於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於理矣。韓退之晚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順宗實錄等書。以爲有絕大關係。故傳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窮元困悴。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說諸篇。又多譎詭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

與韓時而韓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實不係乎有用與無用也。卽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見足下於莊屈之荒唐則愛之而誦之於程朱之語錄則尊之而遠之。豈足下之言與行違哉。蓋以理論則語錄爲精以文論則莊屈爲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嗒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薪米之雜記其有用更百倍於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業及之者何也。三代後聖人不生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古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

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後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認門而爲真諦而詩時作學究塾師之狀則持論必庸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竊爲足下憂之。綿莊文多說經絕不類選體而以之勗足下者彼見足下筆氣近弱不宜散文故以六朝綿麗之體進非得已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過堅僕愛足下過於綿莊安得不再爲忠告。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僕於此事因孤生懶覺古人不作知音甚稀其弊一悞於理學再悞於時文再悞於考據三者之中吾以考據爲長然以之濶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據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據家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於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

以考據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據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據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己考據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事尊沓即用筆平行於剪裁提挈意鍊頤挫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於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長終日循牆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偃偃然臥

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軸者，往往腹寔而心不虛，獲視詞章，以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淫宜人傳，紆徐眉折，在望谿巢中爲最佳文字。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於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尙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臘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辜權簿，搦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于清端公傳

公姓于，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十八年，以副榜宰廣西羅城縣。縣故烟瘴地，多苗，以攻劫爲俗。公與爲誓，毋弄兵器，毋盜，苗敬信之。轉相告語，馴伏。或三日或五六日，必率子女問安。在羅五年，舉卓異，遷合州知州。再遷湖廣黃州同知。巡撫張朝珍知公才，命討武昌賊黃金龍，卽守武昌。當是時，三藩反，金龍陰受吳三桂僞劄，屯兵據險。其軍師劉君孚者，爲訟事，受公恩者也。公知衆寡不敵，乃騎一騾，從一鄉約，直入劉家。劉欲探公意，逃山後不出，而陰張強弩待公。公罵且笑曰：君孚

國朝十四卷之三十四  
老奴受我恩避我自慚作賊耶渠不過爲人逼誘耳我  
老人鬚髮如此寧不曉也語未竟君等從厨後躍出投  
弓跪曰君等祖宗有靈使公至此降矣尙何言即日降  
其衆數千武昌鄉勇亦至問金龍何在曰在望花山卽  
命導行乘其不備擒之撫軍喜奏實授武昌知府再調  
黃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寧鄉陳鼎業反陽  
羅周鐵爪反白水劉啟業反石岐各擁衆數千號十萬  
陽言先取黃州議者謂援兵隨大軍征滇黃州兵少宜  
退保麻城公不可曰黃州湖北咽喉也棄之則荆岳七  
郡皆瓦解矣仗天子威靈可以一戰徵各區丁壯自

草檄先攻鼎業擒之再攻士榮戰於黃土坳賊勢甚盛  
紅旗殷山礮雨下隊長吳之蘭焚死火燎公鬚不爲動  
手劍立營門而陰令三百人自右山擊賊後賊大亂敗  
走公曰諸賊中士榮最強士榮旣破諸賊膽落宜乘勢  
攻之諸營方炊覆釜以進預伏兵於鐵爪等敗逃處果  
悉擒之乃勒石黃市旗亭班師而還是役也爲先鋒者  
把總某協謀者門下士某引路者鄉民某督陣者公也  
不費公家一錢二十四日而黃州平遷江防道再遷福  
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中牧馬  
者月徵堊夫數萬公爭於王前罷遣之海寇犯漳泉有

募民通海起大獄株連千餘家公平反之滿兵掠浙東  
子女沒爲奴婢者數萬公贖還之王與諸大府皆素知  
公名所言靡不聽遷布政使舉清官第一巡撫直隸再  
遷兩江總督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鬚偉貌  
者羣相指震懼士民有懽笑無管弦游倚不空手樞坊  
無鎖年六十八巡海歸薨天子震悼給祭葬加贈太  
子太保諡清端軍民巷哭繪像以祀公情介絕俗重門  
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薑鼓右簿書狀如鄉里學  
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有張某者盜魁也  
崇閭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姦不得發乃半途

微服備其家詭名楊二司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  
居一何盡悉盜之伴侶胠篋機密約號乃遁去鳴鉦到  
官一者集健步約曰從吾擒盜具儀仗兵械稱妮前  
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公  
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  
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願一切  
受署合門妻子環泣曰第赦盜死盜不能者某等悉如  
公命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  
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軍餉盡劫弁告  
弟所爲彭考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

撫軍驚問曰盜寃曰真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賊尙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壳者率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擒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曰肝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人府矣羣吏飾厨傳不受饋餽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澗則土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各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頗而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於獄償

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銜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詐曰子胡然子非何也子爲干青天來擒我耳行矣徒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於衢是夕公秉燭坐梁土蒼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凡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七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之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帽洵洵司府縣相賀者轉

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亮斬決  
西市

論曰公繼仕羅城年已四十五不二十年督兩江名震  
天下其初心豈及此哉自言治兵武昌因草豆不足頭  
檣柱欲死者數矣孟子動心忍性之言不其然乎魏以  
書環極以公與陸稼書同薦海內榮之然公晚年出張  
中丞手書輒嗚咽流涕蓋魏公猶識之於名成後而張  
公先識之於名未成時子皮鮑叔之功尤爲難也江寧  
人傳公魚亮事甚著考澤州相公毛稚黃兩傳皆無之  
故別立一傳不使文人鈞奇獨病太史公云

書魯亮儕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閣啟清河  
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睪大  
顙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  
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  
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齊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  
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日視者魯効力麾下一  
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  
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  
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

合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何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為？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温温奇雅，揖魯人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操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游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渴甚，具湯浴，我徑請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也。」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

強之曰：「母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台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為，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人，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晚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竄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

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  
 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  
 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  
 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  
 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一聖上  
 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為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  
 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  
 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霪外  
 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  
 冠履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做汝吾幾誤劾

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  
 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  
 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為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  
 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為廣  
 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為質子於吳吳王坐  
 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  
 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  
 人云

書馬僧

江寧嚴星標馨常熟徐芝仙蘭皆以耆士在陝督年羹



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首羅卜藏丹津不順 憲皇帝

授年為撫遠大將軍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率  
兵討之功成年以徐巖二叟年衰贈金幣送歸宿蒲州  
有兩騎客來狀虓猛所肩行李擔鐵也天明行晚復來  
宿心悸之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二僧皆獍豸少年二叟  
目之一僧吳語云誰無眷屬何看為始知其一為尼急  
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即宿僧來排闥踞上  
坐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囊內赤  
金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為盜而後得耶朋  
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

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倚而歌聽之秦聲也  
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臥  
僧獨步簷外嘖嘖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去僧闖然  
叩門嚴窘挺身出曰事至此尙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  
去但有所請於和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無兒殺  
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  
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測客囊皆視馬蹄塵金銀銅  
分量望塵了然兩盜雛耳雖相伺而眼眯誤赤金為銅  
錐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  
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青海是誰助

之功耶。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雜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岳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也。夜跳匿廐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親白伺馬。四家僮秉燈至，余不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白日闌入者乎？夜踰牆者乎？曰：踰牆。公微睜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殺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臥。大駢遲明，公起盥沐畢，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銜，効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亡何

余醉與材官角鬪，將軍怒，賜叔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將征西藏，為汝乞免。汝從我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侍衛達彙、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為一隊，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領隊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酋羅卜藏久稽天誅，昨其母與丹津紅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手珠寶一囊，金也。餅顧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有城甚高，非善踰者不。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帳居丹津紅台吉二酋。珠寶與金將以為犒，此大事，汝好為之。解腰下佩刀授余。

余受命叩頭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人一餘里至賊城騰身而登果帳燭熒々然母上坐二酋侍側母年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醜兩台吉三人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昨日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璫厉声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王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三人與二酋交達羅黃喜林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斬母與二酋囚入軍營次日謀

者東報羅小藏已逃準噶爾部落岳公命竿三頭狗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裁十有五日三月朔訛旋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游擊銜余指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思所報公笑曰噉吾知汝終爲白頭賊也厚賜而別歸次涇州宿回山王母宮昵妓及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苦無馬逢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視廐則夜間已將兩盜所肩鐵擔屈而園之東二馬首

於內不可辨。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田○李○李○地○力○實○在○無○盜○衛田交鏡兩總督所轄地方毋憂也。後三十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初有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尚。後總督田公禁嚴僧。轉授永泰寺。尼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即此僧環師者。即金環妓。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徽士程綿莊墓誌銘

有清徵士綿莊程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啟手足於白門之如意橋。將葬其同徵友袁枚為誌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颿馬車。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庸於某也。而後可。噫其惑矣。吾友綿莊深於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宜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也。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為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喪孫復。

疏經多言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延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十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屢闕於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乾隆元年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耆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岌岌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舟棧舟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爲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隣益親每

讀書必質先生先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遺蒼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尙胡爲交頤權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扞服乃爾况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矚而殷七於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听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頽暮荷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尙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竒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日夜語蟬嫣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剪燈對數海內人物

必首舉先生教畢又未嘗不歔歎息憂先生之衰今  
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官京師憑其棺而哀者獨余耳  
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爲賢者假借先生幸時年已七十  
七矣似可沒而寧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  
渠東則羽儀我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  
人竟澹然以归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  
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  
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何如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  
誤滯也下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虛卿還江寧其翁被  
齋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濟世才以

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熏熙熙各  
以一家言爲墳笈之雅人以此南朝劉瓛昆季良不愧  
云先生有一女無子嗣章爲之立孫以某年月日葬於  
某所著卷帙詳嗣章行畧中銘曰

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欵劃開成兩戒先生先兼後割愛  
抱經見聖升堂拜聞呼參乎唯而退羣儒穆也立門外  
爾薦於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爲礙高文典冊垂金薤  
黃河千年清可待恐此人如未必再請礪其原志所在  
豕旁草生盡書帶

高母丁太恭人墓誌銘

高公南晴巡江南鹽驛七十餘州縣凡二年一日親詣  
校所以狀授曰生母致十有八年蒙 皇上誥封恭人  
今大學士尹公爲題行畧人子顯親之志得稍稍報惟  
寃宥表誌声於後人者缺焉未備子爲我銘而掩諸幽  
校謹按恭人丁姓蘇州人早孤育於外氏贈公聘焉時  
嫡妻鄭恭人在堂生兩子恭人儂身自卑守當夕戒惟  
敬以故無苛妒之嫌司筦鑰燂潘請類事無大小罔敢  
不蠲先舉一女最後生觀察觀察生大年贈公卒贈公  
世居閩之平南里隱於橋姚師史之術擁甲貨走吳吳  
非其籍也既捐餼兩子來昇板歸留恭人與其孤居

是時贈公遺骨既分半入閩存吳者所與錢通諸客質  
劑帖子耳恭人鬻女次持紡磚教觀察溺苦於學小不  
善禁督立絕一日者張飲置其名券中客列坐四隅酒  
行携觀察出投地謝曰諸公君子也豈負人者哉所以  
存空券於氏夫者必力有所不足故也今未亡人與兒  
儂然隻立口供救溢米足矣又安事券請客悉持去以  
成先夫之義而冀此子之才語畢命女奴負巨篋至散  
如落葉券中人皆嘆且愧有泣者居亡何客感其義咸  
來收恤或倍取贏以故觀察得中與其業循例入貲廉  
江西驛鹽道署按察使事再調江南嗚呼孟敏不顧破

既郭泰以爲得決舍義可與八道况數千金畫指券哉  
然馮驩代人焚券宋濤自焚其券皆男子也皆百人中  
無一者也恭人以閭閻而能出乎百無一人之行然則  
以子貴受封寵榮易奕其所以致之者固其理也準於  
古法宜銘恭人初撫孤時年四十八再二十年而卒葬  
某  
銘曰因然後激失然後得老子之識匪逸不淫匪勞不  
欽敬美之心休禎偉兆芬芳漚鬱天所相兮不俟其廉  
邠車而載地所貺兮嗚呼子孫欲欽毋儀視此壙兮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吳君魯齋以乾隆二十一年舉人奉 天子命來江南  
權常州督捕通判蘇州管糧同知再權丹陽荆谿江都  
金匱元和五縣事未卽真以服去官服闋將如京師中  
風暴卒君能行考中度哀之政單均刑法戢和士民以  
故上潛惜君悼惜走奠而其友袁枚哀之爲尤深嘗  
謂士不用悲用之而不盡其才尤悲有冀黃焉隱於泥  
塗人無由知也用而效效而卽休人之心能愬然乎然  
或者抱其道忤於世以自狹其猷爲則亦曰人事之未  
善焉君業已上孚下懼而抗以無年者乃在悠悠之天  
天之愛民甚矣能代之愛者偏又奪之速何哉豈所謂



命者果天亦無能爲而束限人竟如其毒也悲夫君  
醉穆其容而有不撓之識江陰令某爲民所困大府命  
君率兵往君不可曰撫民而兵滋之疑也單車曉民讐  
伏以散手不釋書卷尤工詩有集若干以文學推予甚  
敬既而告人口袁公非沾沾文學者嗚呼其知我若是  
其自待可知君各賢字思焉晚自號魯齋休寧人先娶  
查氏再娶楊氏生二女一適茂才姜晉一幼以族子某  
爲嗣

此等銘詞直逼荆公矣  
銘曰如驥能馳如雨能施而止於斯如之何勿思

祭妹文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是時雖  
筋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佻  
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  
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羞肩而坐愛  
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  
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  
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口之情形憬然赴目  
予九歲憇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  
生窺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

國朝詩歸卷之二十四 四  
吳  
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  
荷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  
家瞠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  
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  
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  
當時不將髮媿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  
雖年光倒流，見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証印者矣。汝之義  
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嫗仗汝扶持，家中文墨，朕汝辦  
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請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嫵，  
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

長汝四共，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  
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  
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殮殮，無所娛遣。汝來床前，爲  
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  
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  
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懨，已極。阿嫗  
問望兒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  
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  
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  
則予豈肯遠游，卽游亦尙有淺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  
國朝詩歸卷之二十四 四  
吳

汝○壽○盡○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  
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  
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汝○  
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待○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  
惟○汝○之○窀○交○尚○未○謀○耳○先○螢○在○杭○江○廣○河○深○勢○難○再○葬○  
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  
下○兩○冢○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  
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樓○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  
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  
牙○牙○生○汝○死○後○才○周○醉○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  
髮○禿○暗○裡○自○知○知○在○人○間○尚○復○幾○日○阿○兄○遠○官○河○南○亦○  
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吾○死○誰○埋○汝○倘○有○靈○  
可○能○告○我○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  
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  
歸○矣○猶○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所好軒記

所好軒者袁子藏書處也袁子之好衆矣而何以書名  
蓋與羣好敵而書勝也其勝羣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  
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  
畫又好書匕之好無以異於羣好也而又何以書獨各

曰色宜少年食宜饑友宜同志遊宜清明宮室花石古玩宜初購過是欲少味矣書之爲物少壯老病飢寒風雨無勿宜也而其事又無盡故勝也雖然謝衆好而唯焉此如辭狎友而就嚴師也好之僞者也畢衆好而從焉如賓客散而故人尙存也好之獨者也昔曾皙嗜羊棗非不嗜膾炙也然謂之嗜膾炙曾皙所不受也何也從人所同也余之他好從同而好書從獨則以所好歸書也固宜余幼愛書得之苦無力今老矣以俸易書凡清秘之本約十得六七患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則以所好名軒也更宜

散書後記

書將散矣司書者請問其目余告之曰凡書有資著作者有狗叅考者備叅考者數萬卷而未足資著作者數千卷而有餘何也著作者鎔書以就已書多則雜叅考者勞已以狗書書少則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於明堂奧區之結構而木屑竹頭非所計也考據者如計吏持籌必取証於質劑契約之紛繁而圭撮毫釐所必爭也二者皆非易易也然而一主刑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耻言蹈襲一專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作而後有書

先有書而後有考據以故著作者始於六經盛於周秦而考據之學則自後漢末而始興者也鄭馬箋註業已回冗其徒從而附益之抨彈踏駁彌彌滋甚孔明厭之故讀書但觀大畧淵明厭之故讀書不求甚解二人者一聖賢一高士也余性不耐襍竊慕二人之所見而又苦邇來考據之才之太多也蓋以書之備叅考者盡散之

### 峽江寺飛泉亭記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爲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離寺百步鴈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權易別惟粵東峽山高不過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爲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卽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窗明淨閉窗瀑聞開窗瀑至人可坐可臥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筆研可瀹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常時建此亭者其仙乎僧澄波善奕余命霞裳與之對枰

於是水聲、磬聲、松聲、鳥聲、參錯並奏。頤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於是唸詠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於斯。亭之功大矣。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蒼鬱。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江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信。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幽光集序

人能詩。疇不欲傳其詩。雖然有天焉。未可必也。第梓而行之。公之於天下。而詩人之事畢矣。余交海內詩人四十年。其詩之已梓者。勿論。或未梓而其人存。或雖不在。而其子若孫猶存。則梓之傳之。吾何容心焉。惟夫苦吟終身。而且貧且賤。且死且無後。則所矜矜自抱者。豈不如輕風飄雪之漸滅哉。當其賞一句之奇。搜一字之巧。何嘗不渺棄萬有。指千秋以為期。而一旦溘然付諸不可知之數。易地以思。於余心能無悄悄乎。使傲帚自享。原不足。以長留天地間。則亦聽其湮沉焉。宜矣。而往往論所貴。子宛漕表幽也。不傳之詩。有高出於世所傳之詩之上者。則天之所以

留後死之人者其意爲何也何休云古者男子六十無子使之民間采詩余今年正符此例因取平生所錄亡友詩各加一傳梓而行之取昌黎幽光二字爲其集名嗟乎此集中者皆東西南北之人余業已不獲過其鄉弔其墓矣而藉此一編開卷宛然九原若作足慰哀年懷替之思且使天下人得而讀之知我所集者如是我所未集者尙無窮也則或有繼我而爲採風者

聞茗屋竹洲詩鈔序

前年冬陽君洪序來山中授一編曰此吾師茗屋先生詩也公爲序將刊焉楊固不知讀先生科舉文者故也

先生姓聞名元歲構李人雍正進士當枚讀先生文時年十二隔三十三年而又重讀其詩驚且喜以爲有文字緣莫先生若也楊君授詩後占卦得訟終訟且遠行頽其家聲不暇爲開雕事而枚亦無能有所匡定詩久不歸轉得時時雜誦清微駘宕想見其爲人高士也年齒過差雖私淑卒不得一見然就詩迹其生平蓋嘗入長安游淮海官雁門登高懷古思鄉賦舊未嘗不潛心深思自信其詩之可傳也老且死竟不能付梓而存之家家曾子孫又不能付梓以授楊君君故豪士甫欲婆娑相料理旋以禍敗此如孔安國之古文尙書將獻而

以巫蠱事阻也。雖精神至者，天不能做而遲之又久。鴻寶不宜當時，學文之童子亦將如先生老矣。悲夫。

再書封建論後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是大不掉，則子孫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矣。曰：柳子亦知先王之愛百姓甚於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龜曰：賢則昌，不賢則亡。武王滅殷，欲作宮於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行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有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遠矣。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卽堯舜禹湯所以封建意也。當其時，天子不仁，則湯武至。

諸侯不仁，則齊桓晉文至。千人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於民上？尾大不掉之說，皆後世云云，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矣，杞不亡，殷亡矣，宋不亡，卽以子孫論，而封建之天下，雖亡不亡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光王意也。或曰：封建之世，如人才何？柳子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之世邑世祿，聖人生於其間，亦無以自立於天下。曰：以若所云，則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矣。古者有國學，所以教胄子也。



有鄉學所以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果專在國而不在鄉乎？若夫舉舜於畝，舉膠鬲於魚鹽，傳說於版築，伊尹於耕，太公於釣，管夷吾於士，百里奚於市，此并不在學校者也。安見聖人生而無以自立於天下乎？柳子之說為孔孟言也。夫孔孟之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非封建為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栖皇皇之衛之齊之陳蔡之梁之齊之滕，幾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弟子，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為師。使聖人○議論誰人能道生於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踣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遞世無聞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耶？然則孔

孟之刪六經，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以自立，而有以自顯者，封建力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之祿者也。然不虞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世苗裔，尺土無曠，故什一之稅重於後世，而所出足供所食。又大小其才為十等，用則游惰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所○頭是道此言謂辟建容身其間。雖欲建浮屠，立刹院，而萬國鱗列，經界劃然，亦無此隙地。縱有楚材而晉用者，其為得展其才受其利濟則一也。後世以天子養羣臣，故制祿之數，恒虞其

則月七日...

國朝七四家文鈔卷二十四  
五  
乏以人才副定額故放廢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君  
子官如傳舍所讓迄不得施或老死牖下欲越一步棲  
一椽不可得而非士非農非工非賈之氓從而襍之且  
據享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罪也若夫有治  
人無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柳子之時彼懷印曳綬有社  
有人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必曰朝拜而夕斥之矣  
其拜者果賢乎斥者果不肖乎柳子將何詞以對  
論封建各作甚多此文出諸作皆在下風

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賦也元氣大癱痔也陰陽大萬木也

烏能賞功而罰禍乎袁子曰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賞  
罰者有心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值也漢高所居五色  
雲起諸葛將薨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漢高何德  
以興諸葛奚罪而亡是天地無賞罰也雷擊嬰兒電焚  
草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用威  
者非也國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忒之辟殃無辜之氓  
其罰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則天之於人猶人之  
於蟻乎遺肉於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隆焉而居利其  
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烈火沃沸湯卵傾巢  
覆浮屍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

叫号呼切日辨論於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大矣。龍蛇虎豹蠶夷蟲豸鬼魅皆如人之呼。顛叫号於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於天之下。而人為蟻禍。福人與天俱托於氣運之中。而天為人禍。福有時人為天所禍。福而并及於蟻。有時天地為氣運所禍。福而並及於人。

亦仍是柳子之見。而所論倍覺淋漓痛快。絕世奇文。

魯肅論

孫權以荆州資劉備。肅勸之。荆州不還。權深為肅病。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蛟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

理在。必不為此。是二說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而執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於漢。則去孫歸劉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君。若以為失計。則當日之深於為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於為吳而失計者。莫如呂蒙。陸遜。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人也。三国時最長者。操耳。赤壁之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於劉。以共破曹乎。荆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立乎。抑終不免於依草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謀蜀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七可滅操。可誅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操未可誅。而唇齒已固。外難不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面。而稱帝。

耳安昔受人封拜屈節一朝局促如轅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權見不及此然後袁取荆州通和於魏而從此稱臣質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因荆州之故而白帝稱兵一敗嘔血矣不特此也曹操據形勢之地擁百萬之眾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卻顧者然趙儼襄陽之役不肯窮追關公勸留之爲權害操深然其說權請擒關自效操免露其奏射以示開而使之走失以操之強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樹其敵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絕蜀援孤軍當操不日悖乎力不能當操勢不得不稱臣既稱臣勢

不得不納貢而受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號詞阿

諛而明爲反覆那貞一匹夫耳敢於稱詔僥倖坐車自

若而權以江東兩世之王業至於俯首都亭羣臣流涕

此皆伯符父子之所傷心於地下而魯肅之所逆料者

也得十荆州足償其辱否肅之言曰宜相輔協与之同

仇曰魏括九州先成帝業權虽有負此言然黃初以後

魏好不繼蜀使仍通事到无可奈何終不出肅之所料

而徒然掛叛各於魏國竊尊号於暮年先王之姝姝不

終合肥之號令不遠自理自措形同狐鼠不用良謀祇

取辱焉古者虞假道而借號亡韓魏尉而智伯滅陳涉

不聽張耳陳餘立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離韓  
遂以威權不能效韓魏張陳之謀而甘心於虞公陳涉  
馬超之下悞矣且權絕蜀好之後其不亡於魏者幸也  
蜀脩關公之怨伐吳吳求救於魏劉晔勸襲之賴魏主  
不從以免出兵後魏偽助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  
以免及至鍾會伐蜀又不力救遂致兩亡此皆日後之  
明驗也然則知此者孔子敬而外無人乎曰史稱曹  
操方作書聞權以荊州資劉備不覺筆落於手夫荊州  
已非曹有矣以一家与一家与操何与而乃駭然震敬  
者正恐魯肅之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呼  
操之才所以終出孫劉上哉

駁侯朝宗于謙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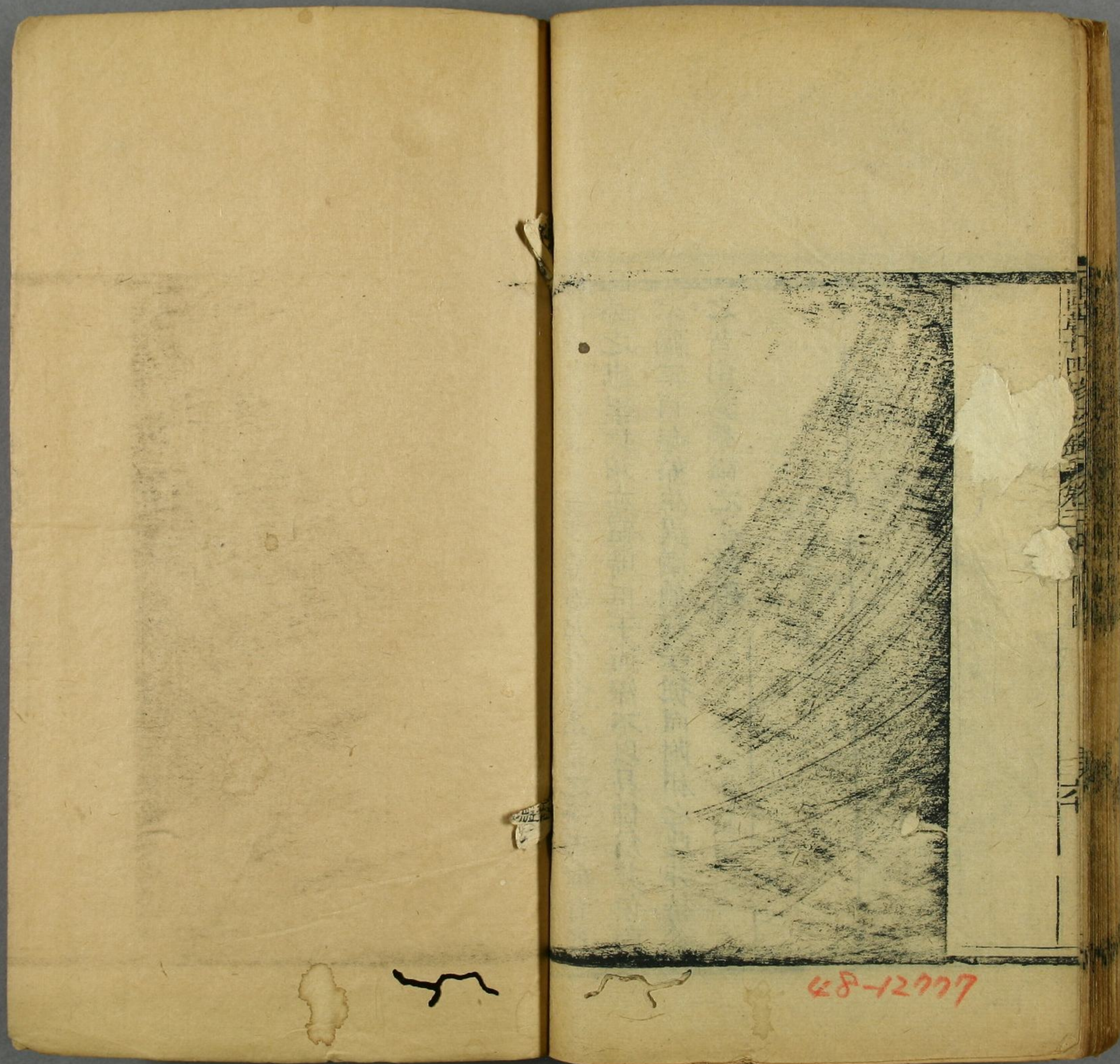
侯氏曰于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袁子曰于謙社  
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欲論于謙先讀孟子孟子曰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為容  
悅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正統正統不能守付景泰  
景泰能守之然則彼正統者固得罪於社稷人民而孟  
子之所謂甚輕者也其君輕則君之子更輕當其時正  
統既棄其天子之位而北狩矣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遣  
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

國朝七十五卷之三十四

理也。晉惠公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肅宗即位，靈武明皇西歸，唐賢如顏平原、郭汾陽，無請上皇復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奕碁，可朝暮易也。若論太子之當廢不當廢，先當論景泰之當讓不當讓。景泰不當讓，則太子非天子之子，廢可也。景泰當讓，則羣臣當爭之於上皇返蹕之年，不當爭之於景泰易儲之日。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嘗踐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故号矣。就使衛叔武有迎兄之美，宋穆公有立兄子之文，春秋責備賢者，以之責景泰可也。責于謙不可也。夫謙固社稷臣也，以安社

稷爲容悅者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謙讓之小節。金英婦寺之忠，爭太子生日，景泰默然，知其譎諫，亦不加罪。在謙固聞之矣。就使博一諫名，未必遽干帝怒。謙誠迂儒，宜諫，謙誠巧士，亦宜諫。以謙之才，卒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謙見殺時，徐瑄等誣其迎立襄王世子，王文力爭，謙不辨，人以爲于公必無此事故，笑而不辨。予謂尤不足以知公之心也。景泰廢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逾年，見濟亦亡。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躬不豫，外寇尤存，謙之心，又恐社稷之危也。必有密啟，景泰爲社稷計者，或仍迎上皇，或仍立





5

48-12777



